

# “勒勒车”名称及其内涵的现代变迁考略

李兵<sup>1</sup>✉, 赛吉拉胡<sup>2</sup>

(1. 清华大学 科学史系, 北京 100084;  
2.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勒勒车”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传统交通工具, 曾在牧民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现已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但其得名原因却存在着误解并广为流传。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 就“勒勒车”得名原因和时间等问题试作考证, 认为“勒勒车”得名原因在于其行驶时轮轴摩擦发出的声音, 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的地区, 人们在用汉语交流时称其为“勒勒车”; “勒勒车”在汉语文献中又被书写为“轳轳车”“罗罗车”“辘轳车”等, 其实是口语“勒勒车”的四种不同书面写法, 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轳轳车在清末时已见于文献记载, 而“勒勒车”在民国中后期才被广泛使用, 淘汰了其他三种书写方式。

**关键词:** “勒勒车”; 蒙古族; 达斡尔车; 达斡尔族

**中图分类号:** T-09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21)05-0601-06

“勒勒车”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交通工具, 曾在牧民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现已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已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认识中国传统车辆制造技术, 同时传承与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9年3月笔者曾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对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进行调查, 在与蒙古族木匠交流时发现, “勒勒车”之名并非从蒙古语到汉语的直译或音译, 何以得名并不清楚。前人研究中涉及这一问题时<sup>[1-8]</sup>, 均认为“勒勒”是赶车人吆喝牲口的声音, 科普文章、新闻报道也多从此说, 但与现今牧民实际使用的驾车口令并不相符, “勒勒车”得名原因不仅存在着误解, 而且广为流传。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和文

献资料, 就“勒勒车”得名原因和时间等问题试作考证。

## 1 “勒勒车”得名原因的两种误解

“勒勒车”是一个汉语词汇, 但其作为车辆的命名方式在汉语中较为特殊, 近代以来车辆的一般命名方式, 根据动力可称为牛车、马车、汽车、火车、自行车等; 根据功能可称为货车、客车、洒水车、救护车、救火车等; 根据结构可称为独轮车、三轮车、大车、小车等……很显然, “勒勒车”无法归入以上命名方式中的任何一类。由于“勒勒车”专指北方少数民族所用传统车辆, 我们首先容易认为“勒勒车”这一名称来自于蒙古语的汉译, 但实际这是一种误解。“勒勒车”在现今蒙古语中被称为“哈萨克 特尔格” ([xasag

① 另一译法为“哈萨克 特尔格”, 哈萨克民族史学者贾合甫·米尔扎汗认为这一名称与哈萨克有某种关系, 但未进一步考证。

收稿日期: 2021-06-23; 修回日期: 2021-07-16

作者简介: ✉李兵 (1986—), 男, 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技术史与传统工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lb2019@mail.tsinghua.edu.cn (通讯作者)

赛吉拉胡 (1981—),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技术史、传统工艺。E-mail: sai2007-nmr@163.com

tərəŋ]),“特尔格”在蒙古语中泛指各类车辆,若直译应为“哈斯克车”。在《蒙古秘史》(汉字音写,旁译本)<sup>[9]</sup>中关于车辆的名词很常见,一是“合刺兀台·帖儿格”,旁译“黑车”;二是“合撒黑·帖儿坚”,旁译“大车”;三是“帖儿干”“帖儿坚”或“帖儿格”,旁译“车子”或“车”;四是“帖木儿·帖列格”,旁译“铁车子”。“帖儿干”“帖儿坚”或“帖儿格”,发音与今之蒙古语“特尔格”类似,亦是车辆的通称。可见,从古至今蒙古语中各类车辆的发音皆与“勒勒”并无关联。所以“勒勒车”不是从蒙古语音译而来,而是该类车辆原生于汉语中的称呼,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在北方农牧交界地区生活的蒙古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用汉语交流时将这种传统双轮车称为“勒勒车”。

“勒勒车”得名原因的另一误解,即是前文已提到的“勒勒”是指赶车人吆喝牲口的声音,但据笔者访谈的蒙古族木匠和牧民以及在蒙古族牧区生活过的人,并没有得到证实,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牧民驾驭牲畜的口令各异,在我国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和蒙古国有“出呼出呼([ʃox ʃox])”“呼咯 呼咯([xo : g xo : g])”“呼咭 呼咭([xoɕ xoɕ])”等,而在兴安盟、通辽市等蒙汉混居地区,同中原汉族文化地区类似,也使用“驾”“吁”等,但均无“勒”或“勒勒”这一口令。

## 2 “勒勒车”名称的历史考察

那么“勒勒车”究竟因何得名?这一名称最早源于何时,又经过哪些变迁?查阅文献可知,“勒勒车”在汉语文献中又被书写为“轹轹(音同洛洛)车”“罗罗车”“轹轹车”等。清代满族学者西青曾于嘉庆年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任职,著

有地方史志性质的《黑龙江外记》一书,成书于1810年,其中有关于“轹轹车”的记载<sup>[10]</sup>:

达呼尔随意造轹轹车,轮不求甚圆,辘不求甚直,轴径如椽,而载重致远,不资轂輳,惟山路崎岖,防损折,动以釜凿随之。

轹轹车,牛曳之,一童子尝御三五辆,载粮草类。然富者乘之,以毡毳为盖,蔽风雪,间亦用桦皮,式如棺,号桦皮车,布特哈多此物。近乃有厌其朴野,购太平车于京师者,齐齐哈尔尤甚。

西青认为“轹轹车”为达呼尔(即达斡尔)族所造,用牛驾车,一个孩童即可同时赶三五辆,用于拉载粮草等物,而专门载人的车辆,需用毛毡或桦树皮做篷子,用以遮蔽风雪,但这类车一般不加装饰,较为质朴。

民国时期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1924)一书中关于“轹轹车”记载<sup>[11]</sup>如下:

蒙人载重致远,驼、马而外,有达呼尔所制之一种“轹轹車”,又名“轹轹车”,亦曰“大轂轮车”。轮不甚圆,辘不求直,轴径如椽,轮高四尺余,以一牛曳之而行,首尾相连,一童子可御十余辆。不资轂輳,惟遇山路崎岖,防其损折,须携带斧凿。此为普通运载之车。若各旗富者坐车,则轮辘坚固,上覆木棚,蔽以芦席,或内毡外布,亦绷以桦皮者,驾一马,与内地轿车略同。

民国时期纂修的《黑龙江志稿》(1933)中也有关于“轹轹车”的记载<sup>[12]</sup>:

土著各部民所造之车,曰轹轹車,轮不甚圆,辘不甚直,轴轂均以桦木为之。亦能载重致远,泥草之中,亦可通过,无颠覆之虞,因其质轻故耳。惟山路崎岖,则易折损,以斧随之,随时随修。驾之以牛,亦曰牛车。一童子常驭三五辆。

中国科学院大学刘二中教授曾在通辽地区“插队”,据他当时的生活经验判断“勒勒”为轮轴摩擦声。内蒙古师范大学赛吉拉胡副教授2021年1月联系我国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和蒙古国三地的蒙古族人,就蒙古族牧民驾驭牲畜口令展开调查,而且他本人是兴安盟人,结果表明均无“勒”或“勒勒”这一口令。

编修以上两种志书时作者们大概都参考了《黑龙江外纪》一书,三者关于“轳轳车”的记述有相似之处,但也增加了新的信息,比如前者提到轮高四尺余(133 cm 有余),后者提到当地车木匠选用桦木做车轴和车轮。

朱启钤(1872—1964)编著《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1909)中有《署呼伦贝尔副都统宋小濂呼伦贝尔寿宁寺市场记》一文,其中有关于罗罗车的记载<sup>[13]</sup>:

市作大环形,缺其南北为二门,南门两翼为车市,皆布特哈及本属索伦所造(土人谓之罗罗车,轻而易驾,惟不坚)。

呼伦贝尔寿宁寺在今新巴尔虎左旗,又称甘珠尔庙,文中“市”为甘珠尔庙集市,布特哈为清代政区,治所位于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甘珠尔庙集市南门附近为售卖车辆区域,车辆主要为达斡尔族人制造,当地人称其为罗罗车,这种车轻便,但不坚固,与今之“勒勒车”特点类似。

清末民国学者花楞著有《内蒙古纪要》(1916)一书,其中有关于轳轳车的记载<sup>[14]</sup>:

运输事业,各依地方道路之情形,略有不同,其种类概别如次:(1)大车、(2)轿车、(3)牛车、(4)一轮车、(5)驮子、(6)人夫。大车因构造大小,而有头大车、二大车二种,主用于开拓地方,农产物、商货赖以运搬者。……牛车专用于游牧地方,有大小二种。(一)载重五六百斤,轱以一牛,汉人谓之白色车。(二)载重二三百斤,轱以一牛,汉人称之轳轳车。

作者在此提到牛车专门用于牧区,一种形制较大,汉族人称其为“白色车”,另一种较小,汉族人称其为“轳轳车”。今之“勒勒车”最大载重一般在250 kg左右,并无“白色车”和“轳轳车”之分。由此可以知道,轳轳车是汉族人对这类车辆的称呼。

清末民国学者徐珂(1869—1928)编撰的类书《清稗类抄·舟车类》(1917)载<sup>[15]</sup>:

柴车出蒙古,取材于山,不加雕刻,略具轮辘,以牛驾之,行则鸦轧有声。

该书上述引文出处不清,这里提到蒙古族地区使用的牛车,被称为柴车,不加装饰,行走时不断发出某种声音。

“勒勒车”这一语词,据笔者目前所查文献,最早出现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东北文化社编的《东北年鉴》(1931)中有“十八年度黑龙江省索伦县工业统计表”,表中记载:“牛车(即‘勒勒车’)二百一十辆、一百六十元”。<sup>[16]</sup>民国时期的索伦县辖今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部分地区,该县在1929年生产“勒勒车”210辆,每辆价值约0.76元。作家舒群(1913—1989,黑龙江哈尔滨人)在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和《沙漠中的火花》(1936)中均提到了内蒙古地区的“勒勒车”,在前一篇中描写到:“那车辆是蒙古特有的一种‘勒勒车’,由简单的匠手,简单的质料组合起来的,用不知名的枝条编织的车床,很明显地经不起太重的重量,甚至有时我担心同伴车床塌落下去。并且车轮又是一枝小树干经过烟火卷成的圆圈,中间只有几条不调和的木棒互相地支撑着,一边滚转着,一边发出一种难听的鸣斗。”<sup>[17]</sup>这里描写的“勒勒车”,车轮采用鞣制而成(烘烤并弯曲为半圆形),并特别指出车轮行走会发生声响。1948年东北铁路总局公布的《铁路货物等级表 危险品包装表》中工业品一类中列出大车、花毂辘车、手推车和大轮车,并注明:“大轮车(全部木造又名‘勒勒车’)”<sup>[18]</sup>。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汉语文献中“勒勒车”又先后被书写为“轳轳车”“罗罗车”“轳轳车”等,这四个语词声母相同,说明他们与同一种声音有关。这四个语词的内涵实际指向同一类车辆,只不过在文献中以四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存在。依据目前所见文献,“轳轳车”一词于1810年由西青最早使用,最初指代清朝中期黑龙江地区达斡尔族传统车辆,这一名称从口头语言进入

书面语言,然后藉由文本流传。宋本《玉篇》:“輻,卢各切,车转声。”“輻輻”为车轮转动时发出的声音。輻是西青或某位学者从已有汉字中挑选出来,组成“輻輻车”一词,从字形上看,选用车字偏旁的字,组成与车辆有关的词,形式与内涵具有强相关性,但輻的字形较为复杂,在清代也并不常用字。1909年朱启钤对于这类车辆的文献记载,使用了“罗罗车”一词,罗字读音与輻字相近,字形简略,便于书写,但字形与内涵相差甚远,可见作者并未对字的选用进行推敲。1918年花楞选用了轳轳车一词,轳轳二字虽然偏旁为车字,读音仍与輻较为相近,但轳轳车的形式与内涵为弱相关性。“勒勒车”在1931年以后的文献中才较为常见,勒勒很可能是“輻輻”二字的书面变形,内涵实际仍指向车辆行驶时轮轴摩擦发出的声音,“勒勒车”即由此得名。民国中后期至今,“勒勒车”这一书写形式才被广为使用,而其他三类书写方式被淘汰。

### 3 “勒勒车”内涵的现代转变

“勒勒车”自民国时期见于书面记载以来,是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少数民族生活地区所用传统交通工具的汉语称呼,实际既可指代蒙古族木匠所造的小轮牛车,也可指代达斡尔族木匠所造的高轮车或大轱辘车。前者以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勒勒车”<sup>[19]</sup>为代表,车轮直径约为1m,结构为“一轂六辘十八辐”,每三根轮辐对应一块轮辋,轮辋所用加工工艺为切割,动力主要驾牛;后者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车<sup>[20]</sup>为代表,车轮直径最大可近2m,结构一般为二辋,轮辐数目可为17~21根不等,轮辋加工工艺为鞣制,可驾骆驼、马、牛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车

辆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技术传统。在20世纪下半叶,“勒勒车”名称的双重指代也一直在延续。据《内蒙古自治区志·民俗志》载:“大轮车俗称‘大轱辘车’‘勒勒车’,多套犏牛,也可套马。”《黑龙江省志·交通志》载:“勒勒车,又名草上飞。它是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民间常用的运输工具,适应于草原行驶。这种车,车轮较大,直径近2米,……”学者吴依桑也在《达斡尔族的大木轮车》(1987)一文中提到:“大轮车俗称‘大轱辘车’、‘輻輻车’、‘勒勒车’等等。”<sup>[21]</sup>“勒勒车”指称对象的多样,一方面容易导致对两种不同技术传统车辆的误解,另一方面也模糊了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的技术民俗特色。

进入21世纪后,“勒勒车”的指称对象开始单一化和专有化,即特指蒙古族制造和使用的传统交通工具,而达斡尔车则成为了高轮车的专用名称,并且代表了达斡尔族的文化特色。这种名称与内涵上的分流和明确,背后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和提倡,国内各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翌年国务院办公厅即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由政府主导并提供财政支持,即开始成为国家行为,从而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传统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制车技艺是传统技艺的种类之一。2006年,“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内蒙古自治区传统车辆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共有三项(详见表1),涉及蒙古族、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三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在这样的背景下,“勒勒车”这一名称的

① 达斡尔族和蒙古族传统车辆的轮轴摩擦声与勒勒的读音并非十分相像,与“輻輻”的读音更为接近,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拟声词与其所指称的声音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人、因地、因方言而异;二是勒勒二字的使用源于对“輻輻”的代替,是书面语言变形的结果,因为后者字形复杂,非常用字,所以用勒勒来代替,也就是说勒勒是从书面语直接变形而来,与内涵的相关性减弱了。

表 1 内蒙古地区传统车辆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级别	公布时间	类型	申报地区或单位	保护单位
1	-46	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	国家级	2006 (第一批)	新增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	东乌珠穆沁旗文化馆
2	NM -1	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	自治区级	2007 (第一批)	新增项目	东乌珠穆沁旗、阿鲁科尔沁旗	东乌珠穆沁旗文化馆、阿鲁科尔沁旗文化馆
3	NM -8	达斡尔车制作技艺	自治区级	2007 (第一批)	新增项目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
4	-46	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	国家级	2008 (第二批)	扩展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	阿鲁科尔沁旗文化馆
5	NM -16	通古斯鄂温克木制四轮车制作技艺	自治区级	2009 (第二批)	新增项目	陈巴尔虎旗	—

使用在现代发生了转变,专指蒙古族小轮牛车,并成为了蒙古族的文化标志。

#### 4 结语

“勒勒车”之所以有此名称是因为其在行驶时轮轴摩擦发出某种声音,距车较远的人们即可听见这种响声,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的地区,人们在用汉语交流时便称其为“勒勒车”。“勒勒车”在汉语文献中又被书写为“轳轳车”“罗罗车”“轳轳车”等,其实是口语中“勒勒车”四种不同的书面形式,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轳轳车”在清中期时即已见于文献记载,而“勒勒车”在民国中后期才被广泛使用,淘汰了其他三种书写方式。“勒勒车”这一语词何以从民国中后期至今成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车辆的常用名称?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勒”字书写相对简单,而“轳”字一直为生僻字,在当代甚至没有相应的简体字;二是“勒勒车”,更能体现北方少数民族特色,使文人容易联想到古代典籍中提到的敕勒、铁勒等名称,从字面即容易判断为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器物。

在现代社会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逐渐式微,因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国政府和民众也愈发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制定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各少数民族也在发现和阐明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勒勒车”制作技艺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就被归入蒙古族文化传统,“勒勒车”的指称对象也随之变得单一化和专有化,成为小轮牛车的名称,而在20世纪之前所蕴含的大轮车语义被剥离出来,由达斡尔车来专门指代,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有历史的依据。

#### 致谢

在2019年“大国工匠:技艺、精神与传承”学术论坛上报告与本文相关研究时得到中国科学院刘二中教授的点评并深受启发,谨致谢忱!

#### 参考文献

- [1] 乌恩,袁志发. 内蒙古风情[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 [2] 科尔沁右翼中旗志编纂委员会. 科尔沁右翼中旗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 [3] 邢莉,易华. 草原文化[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77.
- [4] 周和平.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890.
- [5] 山曼. 中国民俗通志-上-生产志(上)[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 195.
- [6] 贾银忠.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249.

- [7] 韦丹芳, 秦红增.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科技卷[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213
- [8] 赵敏艳. 北方游牧民族的交通工具勒勒车[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2): 12-14.
- [9] 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 蒙古秘史: 校勘本[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 [10] 西清. 黑龙江外记: 八卷[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45.
- [11] 程廷桓, 张家璠. 呼伦贝尔志略[M]. 上海: 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 1924.
- [12] 万福麟, 张伯英. 中国地方志集成: 民国黑龙江志稿(一)[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186.
- [13] 朱启钤.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34辑 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9: 362-363.
- [14] 花楞. 亚洲民族考古丛刊: 第6辑 内蒙古纪要[M].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1987: 134.
- [15] 徐珂. 清稗类钞: 第46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7: 44.
- [16] 东北文化社. 东北年鉴 < 1931 年事 > [M].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31: 1093.
- [17] 舒群. 没有祖国的孩子[M]. 上海: 上海生活书店, 1936: 74.
- [18] 东北铁路总局. 铁路货物等级表: 危险品包装表[M]. 东北铁路总局, 1948: 60.
- [19] 李兵. 北方传统制车技艺调查研究[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
- [20] 德红英. 达斡尔族木轮车的民俗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 [21] 吴依桑. 达斡尔族的大木轮车[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 8(1): 75-77.

## The Origin of the Lele Cart's Name

Li Bing<sup>1✉</sup>, Saijirah<sup>2</sup>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Lele Cart, a traditional vehicle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o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madic lifestyle of herdsmen; it has now become a symbol of ethnic culture. However, why it is called "Lele" is misunderstood and widely spread.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origin of its name "Lel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art received this name because of the sound "Le Le" produced by the friction of wheels and axle when driving.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of Inner Mongolia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Heilongjiang where Han and Mongolian live together, people call it Lele in Chinese. 勒勒车(Lele Cart) is also written as 鞞鞞车(Luoluo Cart)、罗罗车(Luoluo Cart)、辘轳车(Lulu Cart), etc.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se are four different written forms for Lele Cart in spoken language, with consistency in connotation. 鞞鞞车(Luoluo Cart) had been seen in the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勒勒车(Lele Cart) was only widely us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Republic of China, eliminating the other three writing forms.

**Key Words:** Lele cart; Mongolia; Daurcart; Daur